

社会学译丛
理论前沿系列

Global Problems
and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Fourth Edition)

PEARSON

[美] 理查德·罗宾斯 著
Richard Robbins
姚 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资本主义文化 与全球问题

(第四版)

理论前沿系列
社会学译丛

资本主义文化 与全球问题

(第四版)

[美] 理查德·罗宾斯 著
Richard Robbins
姚 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 第四版/ (美) 理查德·罗宾斯著; 姚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ISBN 978-7-300-12231-1

- I. ①资…
II. ①罗…②姚…
III. ①资本主义-文化-研究②国际问题-研究
IV. ①D033.3②D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2935 号

社会学译丛·理论前沿系列

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 (第四版)

[美] 理查德·罗宾斯 (Richard Robbins) 著
姚伟译

Ziben Zhuyi Wenhua yu Quanqiu Went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42.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27 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译者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诸国抛弃凯恩斯主义，积极践履和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特别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苏联及中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解体，急剧演变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既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也都相继实行经济改革，引进市场经济体制。西欧和北欧福利国家在财政赤字、经济停滞的压力面前，日益压缩政府福利支出规模和范围，把政府职能大规模地转移给市场。拉美各国在日益沉重的国际债务面前，也不得不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因此，经济的市场化日益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各个国家选择市场经济模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当然，市场经济仍然存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合作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不过，从总体上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泛滥，并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提供了制度与思想条件。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背后，是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生产方式的全球泛滥，并导致了

全球性的生态恶化、疾病肆虐、贫富悬殊、饥荒频发、种族和宗教冲突、社会动荡等问题。这些问题因为日益影响到全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成为“全球问题”，并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也有所改变，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也曾甚嚣尘上，资本主义文化模式正在侵蚀我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一切事物的价值几乎都被还原为货币价值，被纳入资本的运行逻辑。甚至有人说，我国已经俨然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拜金主义国家之一。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不断地恶化，基尼系数已经接近危险水平，各种社会矛盾呈加剧态势。还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也对全球问题的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要求我们必须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科学的发展。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必须突破诸多的两难困境。例如，发展经济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克服传统观念、风俗习惯甚至宗教思想的禁锢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树立相对理性的经济行动模式，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但是我们又如何防止人的物化与异化，如何防止人的内在价值的沦丧呢？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我们财富适当集中以发展生产力，但是我们又如何防止贫富悬殊，如何防止结果的不平等日益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呢？我们必须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种市场，但是我们又如何防止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渗入，同时自觉防止加剧各种全球问题，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呢？

《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一书对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内在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当代日益恶化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生产方式，并提出了解决这些全球问题的对策。本书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本质就在于资本扩张的本质迫使经济无休止地增长，并把全球所有民族—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使人们成为

纯粹的消费者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则为资本的利益，不惜编造一切谎言，采取一切手段掠夺别国资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贫困饥饿、疾病泛滥、种族文化灭绝与族群冲突，出现了“人口过度”、“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毒品经济、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甚至宗教激进主义的复兴。最后，作者指出，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自然、政治、社会资本的耗竭，提出要通过各种公民活动家的运动来号召实现经济的零增长，恢复自然资本、政治资本并重建社会资本，应使科学技术具有人文情愫。

上述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对于我们探讨解决全球问题的出路，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对于我们探索一种独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以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努力避免重陷此种模式，重视环境的保护、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资本的建设。当然，作者针对资本主义文化所导致的全球问题而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否完全可行和有效，仍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对于作者关于经济的零增长，利用宗教教义使人们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使科学技术关注人类世界的意义等主张，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应会做出正确的取舍与评价。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作者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他告诉译者正在为本书更新相关数据，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出版本书的第五版，希望我能够在本版译著中就更新相关数据。译者力所不逮，加之新旧数据变化不大，故未能如其所愿，仍按第四版原文译出，若译著再版，再行更新。同时，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潘宇女士、赵建荣女士为译者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进行了及时的组织沟通、细致的校对和编辑工作，徐云峰先生、黎万和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译者一并谨致谢忱。当然，译文一切文责由译者自负，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yaoweihebdx@sohu.com）。

姚伟

2010年3月26日

在过去 400~600 年的时间里，一种信奉“贸易与消费是人类福祉的最终来源”的文化与社会模式，逐渐在欧洲产生、形成，并扩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毋庸置疑，在很多方面它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种文化与社会模式。而且，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技术的发明与创新，以及进而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但是，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的扩张过程一直与各种问题——社会与经济的日益不平等、环境的日益破坏、大规模的饥荒、社会的动荡和骚乱等——相伴随。生活在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中的大多数人，或者认为这些问题离自己十分遥远，或者认为这些问题他们将来可能会遇到，但人类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挑战。然而我认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威胁和否定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因为这些问题是其内在固有的问题。

几年前，我和詹姆斯·阿姆斯特朗（James Armstrong）、马克·科恩（Mark Cohen）两位同事在纽约

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开始开设一门关于全球问题的课程，并由此形成了本书的大致轮廓。当时我们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想帮助那些整天处于世界主流媒体包围之中的学生正确理解当今主要的全球问题。这些全球问题包括所谓的“人口爆炸”、饥荒、全球环境破坏、新型疾病的出现与传播，所谓的“族群冲突”、种族灭绝、恐怖主义，以及社会抗议、抵制、叛乱运动等。后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要使这门课程获得成功，就必须使学生克服所持有的各种我族中心主义视角，以及由常常报道全球性事件的那些媒体强加给他们的视角。而且，我们还必须弥补学生所欠缺的人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相关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对于理解我们所讨论的全球问题的根源十分重要。此外，我们还需要向学生说明，讨论这些问题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些全球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而学生通过学习可以正确认识这些全球问题的根源，并在现在或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影响他人对这些全球问题根源的看法，甚至影响人们对这些全球问题的处理。本书是我们试图努力解决这些教育教学问题的产物，也是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互动交流、共同探讨的产物。

本书的主题

XIV 这里首先对本书的理论视角做一概括。在过去的 400~600 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它的主导性信念就是“贸易与消费是人类福祉的最终来源”；这种文化在欧洲开花，在美国结果，并逐渐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创造了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世界体系”。尽管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上述情况确属事实，但是对于导致这种世界体系得以出现的根本力量到底是什么，甚至它是否是历史上唯一可行的世界体系等问题并无一致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当代世界体系背后的动力是工业与公司资本主义；而这种世界体系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世界最终出现富裕与贫穷国家之分，或富有的核心、发达、工业化地区与依赖性的边缘、不发达、非工业化地区之分，因此这种体系并非唯一可行的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导致了独特的社会关系模式，改变了人们看

待世界的方式和生产食物的方法，也导致了独特的饮食、医疗与疾病模式，并改变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状态。但是，这种文化的扩张并非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不受任何抵制的，相反，这种文化的扩张遭到了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抵制，包括政治、宗教、社会抗议甚至革命的抵制。因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文化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它能够形成和发展起来，以及为什么某些群体要抵制甚至持续不断地抵制它的形成和发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基础性的假定。我们的假定之一是，人们看待和思考某种现象的视角和观点，是由个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因素所决定的。这也是人类学的一个核心原则。但对于全球性事件这种现象却出现了如下的一种情况，即那些参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人，创造了一种关于全球性事件的视角与观点，并把它变成我们共同的视角与观点。因此，这种视角与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往往具有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即它在描述、评价与判断全球性事件时，仅仅从某种特定的文化视角出发。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避免我族中心主义的方法，强调从行为者自己的视角而非研究者的视角来理解行为者的行为与信念，这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相对主义视角。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族中心主义很难避免，因为那些研究全球性事件的学者——比如一个杂志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类事件能为他们的读者所理解，但是我们认为，为了尽量避免文化偏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对这类事件的看法肯定会受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也成为分析的对象。

我们的假定之二是，要理解全球性事件，就必须认识到没有哪一种文化或社会可以完全独立于人类学家所说的世界体系而存在，其要么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要么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用“核心”与“边缘”这样的术语来称谓世界的不同部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避免“发达”与“不发达”、“现代”与“传统”，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这类术语所带有的价值倾向。世界体系理论家们还常常用另一个术语即“半边缘”，来称谓那些正在从边缘走向核心或正在从核心走向边缘的

民族—国家。这种划分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从一种类型流动到另一种类型。例如，有些世界体系理论学者认为，荷兰、英国、美国这三个在过去四个世纪先后主导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正在逐渐走向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

XV 我们的假定之三是，如果不考虑那些先于全球性事件而发生的事件，就难以充分理解全球性事件与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例如，我们当前所生活的人类历史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始于400~500年前的、大致可以称为产业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所确定的。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人类历史的某一特定阶段中，所以往往认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然就是它今天的这个样子。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世界工业秩序只不过是一种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事物。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一般只有60年、70年甚或80年的时间。同整个人类历史相比，个人的一生犹如白驹过隙。加之生理与认识能力的限制，我们往往对世界性事件难知就里。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采集与狩猎社会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中间经历了很短的农业社会，而工业社会是最近才出现的。因此，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一种采集与狩猎群体成员而存在，然后曾成为农业主或农民，直到最近才成为工业家与工资劳动者。不过，工业革命却导致人类和世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转型。我们如果不理解工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今世界的事件、主题与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兴盛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成功。这种文化无论是从其养活的个体相对数量，还是从其给个人提供的绝对舒适与奢侈程度来看，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种。然而，这种文化从来都没能成功地把所有的人平等地整合在一起，此种失败一直是它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这种文化已经解决了大部分成员的吃饭或生计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全部成员的生计问题。这种文化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同样没有造福于所有社会成员。这种文化促进了生产工具与技术的复杂化和不断改进，使全球沟通交往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像这种文化那样使人们都去追逐某些共同的目的，但是当我们对资

本主义的是非成败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福祸吉凶进行历史的清算时，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并非某些人所说的“进步”的化身。

对本书第四版的额外说明

要使本书跟上全球问题的变化和发展步伐，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仅仅是关于中东的暴力问题，本书就需要较大的更新。因此，相对于本书以前的版本，本书第四版加入了关于伊拉克战争以及发动战争的国家如何通过媒体编造谎言为战争寻找借口、自由贸易议程、能源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等论题的新内容。另外，本书还新增了关于非正式经济的一个小节。一次我在参加欧洲关于“非正式经济”的会议时，有幸遇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肯思·哈特（Keith Hart）教授，他是最先提出“非正式经济”一词的学者，对非正式经济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与他探讨，我逐渐认识到非正式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因此增加了这一新的小节，对非正式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即全球毒品交易进行了分析。这使得本书可以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来分析犯罪与司法系统，而这样做又非常符合本书的主旨。在本版中，我尽可能地收集最新的材料，并更新相关的数据特别是相关表格的数字。此外，本版还提供了关于谎言编造以及媒体在谎言编造中的作用的材料。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以及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质量感到不满。因此，在讨论这些媒体所认为的重要世界问题以及它们对这些世界问题的描述时，我都会尽力指出存在的不同看法或意见。

xvi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除了前面提到的阿姆斯特朗、科恩两位同事外，我还要感谢阿尔弗雷德·罗宾斯（Alfred Robbins）、迈克尔·罗宾斯（Michael Robbins）、雷切尔·道蒂（Rachel Dowty）、汤姆·莫兰（Tom Moran）、菲利普·德维塔（Philip Devita）、格洛里亚·博比（Gloria Bobbie）、道格拉斯·斯科普（Douglas Skopp）、爱德华·尚帕涅（Edward Champagne）、文森特·凯里（Vincent Carey）、拉里·索罗卡（Larry Soroka）、艾伦·菲茨帕特里克（Ellen Fitzpatrick）、安·基美奇（Ann Kimmage）、迈克尔·米兰达（Michael Miranda）、约翰·赫斯（John

Hess)、简·雷那蒂 (Jan Rinaldi)、蒂娜·查兰 (Tina Charland)、提姆·哈尼特 (Tim Harnett)、达芙妮·卡泽尔 (Daphne Kutzer)、莫妮卡·范别斯孔 (Monica van Beusekom)、拉塞尔·克莱巴赫 (Russell Kleinbach)、佩吉·林赛 (Peggy Lindsey)、阿特·奥纳 (Art Orme)、山姆·鲍德温 (Sam Baldwin), 以及玛丽·特纳 (Mary Turner) 等人。感谢 H-World 电邮群的成员及其管理员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ning); Activ-L 电邮群的成员及其管理员理查德·温克尔 (Richard Winkel, 其电子邮件地址是 aml@webmap.missouri.edu)。感谢那些使用本书不同版本的学生, 他们为本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反馈意见。此外, 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评论员们。本书第四版的评论员是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的斯蒂芬妮·阿莱曼 (Stephanie Aleman)、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的詹姆斯·比尔敦 (James Bearden)、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吉纳·贝萨 (Gina Bessa)、得克萨斯 A&M 大学的沃恩·M·布赖恩特 (Vaughn M. Bryant)、蒙默斯学院的朱迪·凯斯勒 (Judi Kessler)、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尤尼斯分校的琳达·兰利 (Linda Langley)、雪松谷学院的史蒂夫·马布里 (Steve Mabry)、天普大学的阿瑟·斯卡里特 (Arthur Scarritt)、北达科他大学的克利福德·史泰博 (Clifford Staples)、俄亥俄大学曾斯维尔分校的托马斯·史蒂文森 (Thomas Stevenson)。第一版的评论员是约翰·L·吉拉尔 (John L. Aguilar)、查尔斯·O·艾伦鲍姆 (Charles O. Ellenbaum)、辛西娅·马哈茂德 (Cynthia Mahmood)、理查德·摩尔 (Richard Moore)、乔恩·奥尔森 (Jon Olson)、戴夫·温特 (Dave Winther) 等人。第二版的评论员是沃恩·布赖恩特 (Vaughn Bryant)、艾略特·弗拉特金 (Elliot Fratkin)、詹姆斯·罗基 (James Loucky) 和路易斯·A·维万科 (Luis A. Vivanco) 等人。第三版的评论员是克利福德·E·格里芬 (Clifford E. Griffin)、大卫·豪斯 (David Howes), 以及斯蒂芬·伍滕 (Stephen Wooten) 等人。

我要特别感谢戴夫·雷佩托 (Dave Repetto) 对本书的支持, 感谢波士顿 Allyn & Bacon 出版社的帕特·托雷利 (Pat Torelli) 对本书本版所提供的指导, 感谢 Progressive Publishing Alternatives 团队编辑对本书进行了润色, 使本书更易于阅读。此外,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艾米 (Amy) 和丽贝卡

(Rebecca)，在我关起门来写作此书的那段时间里，她们对我十分理解与宽容。当然，本书最终的好与坏，都由我自己负责。

欢迎读者的评论、建议和批评。读者可以通过 E-mail 与我联系，我的 E-mail 地址是 richard. robbins@ plattsburgh. edu；也可以访问本书专用网址 <http://www.plattsburgh.edu/legacy> 或 <http://faculty.plattsburgh.edu/richard.robbins/legacy/>，获得本书的相关信息，表达您的看法。

目 录

第一部分	1
导 语 经济必须保持不断增长的社会中的消费 者、劳动者、资本家以及民 族—国家	2
第一章 消费者的建构	19
第二章 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劳动者	57
第三章 商人、工业家与资本控制者的 出现	93
第四章 资本主义文化与民族—国家	150
第二部分	195
导 语 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影响	196
第五章 人口增长问题	204
第六章 饥饿、贫困与经济发展	242
第七章 环境与消费	288
第八章 健康与疾病	325
第九章 土著群体与族群冲突	364

第三部分 405

 导 语 抵制与反叛 406

 第十章 农民的抗议、反叛和抵制 416

 第十一章 反体系抗议 455

 第十二章 宗教与反体系抗议 489

 第十三章 建构公民—活动家 529

参考文献 560

人名索引 573

主题词索引 591

地名与文化索引 643

图片版权 663

导 语

经济必须保持不断增长的社会中的消费者、劳动者、资本家以及民族—国家

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总体、一个系统，而非相互独立、自足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简单加总，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能够认真考虑“我们应视每一人类集合体是‘与其他或远或近的人类集合体不可分割地处于联系网络之中的’”劝诫，那么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会极为不同。

——埃里克·沃尔夫 (Eric Wolf)，《欧洲和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大约在1910年12月，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写道：“人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① 法国人安德烈·吉列格弗里德 (André Gieg-

^① 这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话 (如 Fjellman, 1992: 5; Lears, 1983)，出自《船长临终时》(*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所收录的一篇著名散文《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但是，这句话最早出自伍尔夫1910年5月18日在剑桥向异教徒宣读的一篇论文。其原话是：“人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并非是突然的和必然的，不过确实发生了改变，并且如果我们硬要确定这种改变的起始时间的话，那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为1910年。”